



The Good Citizen

*A History of
American Civic Life*

好公民

美国公共生活史

〔美〕迈克尔·舒德森 (Michael Schudson) 著

郑一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Good Citizen

*A History of
American Civic Life*



好公民

美国公共生活史

〔美〕迈克尔·舒德森 (Michael Schudson) 著

郑一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115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美)舒德森(Schudson, M.)著;郑一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301-23186-9

I. ①好… II. ①舒… ②郑… III. ①政治制度史-研究-美国
IV. ①D771.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5172 号

THE GOOD CITIZEN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98 by Michael Schudson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书 名: 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

著作责任者: [美]迈克尔·舒德森 著 郑一卉 译

责任编辑: 徐少燕(shaoyan_xu@163.com)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3186-9/G · 370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5016

印刷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23.25 印张 390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本课题为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编号13HQ03)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目 录

序 选举日 / 1

第一章 北美殖民地时代的政治活动:1690—1787 / 10

引子 / 10

一致意见与社群:乡镇集会的传说 / 14

恭顺:绅士领头 / 16

共和主义者怎么会爱国王 / 20

共和主义美德和投票理论 / 23

政治与社会:模糊的界限 / 24

公共生活的媒介 / 26

1765年以降:一个农夫和一个女士胸衣裁缝 / 33

第二章 立宪时刻:1787—1801 / 40

引子 / 40

议事规则 / 43

私立团体:“夜幕下的自建体” / 46

愤怒的党派和胡作非为的派系 / 53

新闻界、邮政和党派 / 54

知情的公民 / 57

“你们喜欢选举吗?” / 63

一个扩张了的共和国中的代议制度 / 67

完美的共和国 / 71

第三章 美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转变:1801—1865 / 74

引子 / 74

选举改革和宪法改革 / 78

托克维尔没说的那些事 / 81

废奴主义和公共领域 / 86

迎接政党时代 / 91

南北战争之前的新闻界：“枯骨可以复活” / 96

新闻界：演讲的推广者 / 104

政治作为一种职业 / 106

间奏曲(一) 林肯与道格拉斯辩论中的公众世界 / 111

第四章 美国公民权的第二次转型:1865—1920 / 120

引子 / 120

政党庇护制度和公务员制度改革 / 123

竞选活动：“查普·克拉克怎么了？他很好!!!” / 130

选举日与选票 / 142

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 / 147

公民权的净化 / 154

结论：政党制度陷入四面楚歌之境 / 157

第五章 民主的救星？公民宗教、领导权、专长和更多的民主 / 160

引子 / 160

宣传与对自治公民的批评 / 163

笃信宪法 / 172

领袖民主 / 174

专家民主 / 179

小范围民主 / 186

技术民主 / 189

众法归一——新政与政党的去中心化 / 194

间奏曲(二) 第二次大辩论 / 198

第六章 在私公民时代拓展公民权 / 204

引子 / 204

人民大众的私生活 / 206

权利革命 I——走向布朗案 / 208

权利革命 II——从蒙哥马利开始 / 215

公民权利革命掀起的波澜 / 218

无声的新政和日益增长的公民权:1964—1975 / 226

谁掌控政治? I. 关于政党和利益团体 / 236

谁掌控政治? II. 关于媒体 / 242

关于权利的讨论太多了吗? / 247

写在世纪之末 / 251

结束语 一次公民集会 / 253**注释 / 270****索引 / 334**

1996年，我在我的投票地圣迭戈选区担任选举监督员。在15个志愿者中，我是唯一一个还没有当爷爷的。虽然我在选举前几天刚进入了知天命之年，但仍是队伍里最年轻的一员。最年长的一个已是73岁高龄，与共和党候选人鲍勃·多尔^①同龄。

我们在一个车库里工作了15个小时。这个车库是由一位执法人员及其家属免费提供的。他每年都这么做，认为这样能给他的孩子以政治教育。他的付出获得了25美元的回报，文书得到了35美元，作为监督者的我获得了50美元。

在563个选民中，有几十人代表这个民主社会对我们的付出表示感谢。当有选民发现他们认识某一位文书的时候，就会跟文书友善地揶揄几句，而且，都会通过一些方式表示，他们为邻居能来做志愿者而感到骄傲。举办一次选举的工作量是巨大的：加州一地就有25000多个选区，每一选区需要3—5个选举工作者。志愿者缺乏组织经验，也没有经过专业培训，要付出大量的劳动。

人们带着孩子去投票。他们经常把孩子带入投票亭内。父母投票的时候，婴儿会被交给文书看管。文书会给小朋友印着“我投票了”的贴纸。这时，除了那些最倔强的，大多数孩子都会高兴起来。一些小孩子会去玩

1

^① 在本书中，对于国人熟悉的美国名人，如在新闻里多次出现的与比尔·克林顿竞选总统的鲍勃·多尔、著名作家沃尔特·惠特曼等，译者未在中文译名后标注其英文名称。对于国人可能不太熟悉的，则标出了其英文姓名。必要时，还会加脚注说明其身份。本书译者注采用脚注的方式，原文的注释见书末。

“模拟投票”游戏。文书在投票装置内放置了电脑穿孔卡样本，孩子们可以投票选乔治·华盛顿、艾伯特·施韦策或海伦·凯勒当总统，也可以支持或否决“所有的体育活动都应该供应热狗”这样的提案。

不是所有人都来了，不是所有人都登记了，但是超过70%的登记选民都来投票了。投票是不容易的。一些视力受损的人投票时带来了伙伴当自己的眼睛。我的一位邻居也来投票了。他双眉紧锁，说他的妻子因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第一次错过了总统大选投票。

文书对他们的工作做了明确分工。第一位文书记下选民的名字，并让选民在以字母顺序排列的花名册上签到。第二位文书在有每个选民家庭住址的地址本上圈出前来投票的选民的姓名。第三位文书拿出投票装置让选民投票。如果选民对装置不熟悉，他就会演示如何使用穿孔卡。第四位文书在选民投过票之后收回投票装置，取出并折叠选票，当着选民的面把选票投入选票箱。

下午晚些时候，那位管理选民地址本的文书开始质疑自己的作用。每一到两个小时我们就会去投票站的入口处，那里张贴着地址本的副本。我们会根据地址本原件上已登记的人名在副本上划掉相应的人名。这么做是为了方便党派或某些组织的选举观察员。如果政治工作者们想知道在他们的忠实拥护者中有哪些人还没有投票，看看这个地址本就可以获得想要的信息。

但是一个选举观察员也没有来。这一天慢慢过去，那位文书意识到她所做的工作失去了意义，于是变得有点沮丧。在4点钟过后，我决定，除非有观察员现身，我们就不再去入口处更新地址本了。可是，观察员最终还是没有出现。这个国家雇用了成百上千的文书去帮助政治党派和志愿性政治组织。在我们的选区，与其他数量不断增加的选区一样，政党选择资助电视台而置公民权(citizenship)^①于不顾，这时雇用选举文书就成了一种对金钱和劳动的浪费。

我所在地区的选民大都是共和党，而我本人是民主党。我也许有过这样的希望：来投票的共和党选民越少越好。但我不能以损害民主进程

^① “Citizenship”指由公民的义务、权利和特权、身份和地位构成的集合物。词语本身的多样性使中文译法多种多样，常见的译法有“公民身份”“国籍”“公民地位”“公民权”等。一般情况下，本书将这个词语译为“公民权”。一是因为原书中出现的“citizenship”多有政治权利方面的含义，二是为了形式上的统一。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情况下，本书中所出现的“公民权”一词并不是指某种权利或权力，而是指那个集合物，请读者注意甄别。

为代价来取得我想要的选举结果。文书和投票者都感到,在这个简朴的车库里,民主正在发挥影响。人们问我们最多的问题是:“投票率怎么样?”当我们宣布投票率不错(除了我们一直在忙碌工作,没有别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时候,人们都很高兴,我也很高兴。

一些人,也许是多尔的支持者,怀疑自己投出的选票没有多大用处。一些选民则表示,他们在投票之前做过认真的研究——或者说还没有认真到真的可以掌握加州选举的复杂状况。一个选民说:“我会回来的,我把我的小纸片落车里了。”他说的小纸片是指国家选民登记办公室在选举日数周前邮寄出的“选票样本”。很多选民把已做过标记的选票样本带到了投票亭。一位选民无奈地摇了摇头,因为他的选票样本上留有空白。他无法做出选择也许是因为一些政府职位的职责他没有弄清,又或者是因为一些提案让他费解。他说:“我应该多做点功课的。”在加州,投票不仅是一种公民参与政治的行为,也是一种对公民认知能力的挑战。

这一天将要结束时,我们开始清点选票,之后选票会被送到位于指定检查点的治安官办公室。清点完之后,我和文书们已精疲力竭。我们已在投票点工作了13个小时(每个文书原本可以休息45分钟,但是没有一个人真的休满了45分钟)。在日落之后,我们坐在车库里感觉很冷。于是,那个73岁工作人员的女儿给我们送来了几条毯子,那个执法人员的老婆给我们摆好了咖啡机,但是文书们选择继续坚持工作。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得知选票箱里的选票数和花名册上的选民签名数完全一致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这一天的工作是值得的。

选举这个当今民主公民权的主要仪式活动就是这个样子,社区很热闹,个人却有些失落。人们在参加这种活动时希望感受到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①的电影里的那种精神,但是结果很少令人满意。在投票这个竞选运动的最后一个环节,个人只能去履行公民责任,而没有扮演英雄的机会。若发挥想象力,我们就能把选举看做一场表演或一种壮观景象:来自这个庞大国家各地的人们在同一天同时做同一件事,而且有十分相似的感受。在这个国家,除了节日庆祝仪式,没有什么东西比选举更能调动群众。圣诞节后的商场大打折也没有这样的吸引力。选举日里的

^① 弗兰克·卡普拉(1897—1991),出生于意大利,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好莱坞著名导演。他的很多电影都在向观众讲述普通人遭遇的奇迹,如身份低微的人成为国会议员、倒霉蛋一夜之间梦想成真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的电影宣扬的是普通人也能获得成功的“美国梦”。

投票活动，虽然经常让人失望，但还是有强大的吸引力。

现今美国的选举日不同于以往。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美国人用各种方法构建着公共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的政治体验也不断改变。在不同的时间段，“好公民”的形象也有所不同。下面，让我们想象一个完全不同的投票场景：

假设你是一个几百年前的选民，住在弗吉尼亚殖民地，也就是华盛顿、杰斐逊和麦迪逊接受政治教育的地方。你首先必须是一个白人，其次必须是男性并拥有一些财产。你去投票的路程或许得花费数小时才能走完，因为整个郡可能只有一个投票点。当你接近郡政府的时候，看见治安官在监督户外的选举。虽然这种选举大都不具竞争性，你还是可以看见两个出身名门望族的议员候选人站在你面前。你看着那些最杰出的社群成员，比如大地主或者牧师，投出他们手中的选票。你知道他们把选票投给了谁，因为他们会用洪亮、清晰的声音宣布自己的选择。你会跟着他们做同样的事。你走到你所选的候选人跟前，他会请你喝一杯朗姆潘趣酒（rum punch）。虽然你确实对候选人做出了选择，但你的投票行为实际上是对那个社群的等级制度的“重申和肯定”。在殖民地，只有显赫的人物才会考虑去参加竞选。

4 如果我们把眼光从殖民地时期的弗吉尼亚转向新英格兰，就会发现不同的投票模式。在新英格兰，你会在乡镇集会时选举乡镇管理委员会委员。作为选民，你仍然必须是白人、男性并拥有资产或至少是个纳税人，但是集会的形式显现出成员之间的平等，而不是对权威的敬畏。与弗吉尼亚一样，新英格兰的模式仍然反映出这样一种基本认知：政体只有一个共同的善，本地杰出的、富有的、根深叶茂的家族的领导者可以代表这种善。在新英格兰，如同在弗吉尼亚一样，异议和冲突是不能被接受的。

这就是我们的立国先贤思考公民权问题时的环境。受这种环境的影响，对于政治党派和任何有政治倾向的团体，国父们大都持反对意见。对于自由出版、立法机构里的公开辩论、候选人向选民拉票和公共教育，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持保留意见。

从弗吉尼亚殖民地或新英格兰一直到加州车库的不记名投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美国的公民权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从殖民者抵达北美的那天算起，我们经历三个大不相同的时期，每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价值，也有缺点。最近40年，我们进入了第四个时期。开国前后的那段日子，可被称为“同意政治”（politics of assent）时期。19世纪早期，“同意政治”让位于新的“大众民主”（mass democracy）。在这个时期，投票点热闹非凡，

到处可见竞争党派的条幅和火炬。选举日不是孤立的特殊日子,而是持续数月的竞选运动的顶点。若要投票,你仍然必须是白人男性,但不一定要拥有财产。你参加了为竞选而举办的火炬游行,也许还穿着军队的制服,与跟自己同属一个政党的志同道合之士一起迈步行进。如果你对选举不积极,在选举日那天,可能会有一个为党派工作的人去找你,陪着你一起步行或坐马车前往投票点。路上你可能会见到竞争党派的团伙。为了阻止你去投票,他们大有可能对你拳脚相加甚至开枪。

如果你成功地来到了投票箱跟前,为了让你加快脚步,你所属的政党可能会给你一两美元以示鼓励。这一两美元不是贿赂,而是一种感谢,感谢那些来投票的人为自己的党派提供了服务。接着,一个政党工作人员会递给你一张已经印上该党候选人名字的“选票”。这些选票在形状和大小上都是独特的。这样一来,当你把选票投入票箱时,那些政党派过来盯梢的人很容易就能看出你把票投给哪个党了。你根本不会因为这种公开性而恼怒。其实,你希望你对党派的忠诚被人知晓。你与政党关系紧密,并不是因为这个政党提供了更好的公共政策,而是因为你的政党就是你的政党,就像现在的人们认为,自己的母校永远是自己的母校。在任何活动中,政党都热衷于分配职位,而不是宣传自己的政策。你被这个政治所吸引,很有可能是因为你认同这个政党的种族文化取向。你的投票行为是一种带党派关系的、维护团结的行为。这是一种“从属政治”(politics of affiliation),而不是“同意政治”。

在19世纪晚期的改革家眼里,上述投票方式绝不是多姿多彩、令人欢快的,相反,它是令人厌恶的。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大扫除”:他们使竞选活动变得有教育意义,变得不那么情绪化;他们颁布了选民个人登记法;他们施行了不记名投票方案;他们创造出的氛围让那些原本忠诚的党派报纸开始与党派支持的候选人撇清关系;他们通过公务员制度改革(civil service reform)^①限制党派给支持者回报的金额;他们禁止在投票点附近开展拉票活动。总而言之,他们在给普通的、理性的“知情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唱赞歌。根据美国人的选举经验,“知情的公民”至今仍是最珍贵的理想。

他们创造出了更好的制度吗?至少,他们创造出了不一样的制度。

^① “Civil service reform”,字面意思为公共服务改革,但所谓的公共服务一般是指国家的整个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改革的内容是取消政党分派职位的权力,对任职人员实行岗前考核和业绩评估,任人唯贤。为了方便理解,本书将其译为“公务员制度改革”。

这个制度告诉我们什么是公民权以及它应该有所改变。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政治教育不仅来自于学校里的历史教科书或对美国的效忠宣誓,还来自于政治制度自身以及制度中的种种行为。选举可以教育我们,投票可以教育我们,党派也可以教育我们。联邦、州和地方管辖权的区分教育我们。《宪法第一修正案》教育我们。这些教育的成果就是我们的公民权,即人们继承下来并内化的政治期望和志向。

当孩子们去儿童棒球队玩耍时,他们的教练会通过语言给予指导和鼓励。教练会告诉孩子们,成立儿童棒球队就是为了让每个人都学会如何打棒球并玩得开心;每个人都有机会玩儿;队里的每个成员都与其他成员一样重要;团队合作很重要,队员应该互相鼓励……可是,一旦比赛开始,孩子们就会了解比赛的潜规则:投球手和接球手是最关键的位置,只有最好的球员才有机会获得这两个位置。一垒手和游击手是第二重要的位置,只有技巧熟练的球员才能胜任。打到外场的球相对较少,所以弱一点的运动员都排着队等着当外场手。棒球最不需要的就是有绝对平等主义思想、用自己民主思维影响比赛的教练。如果投球手投出的球都没飞过本垒板,接球手连正对他扔过来的球都接不到,这比赛就不能让人获得任何乐趣。

那么,孩子们在接受什么样的价值观?谁是他们的老师?一方面,教练是他们的老师;另一方面,孩子们常常会用不那么装腔作势的语言互相教育。最冷酷无情的老师是棒球运动本身。对于这个冷酷的运动而言,教练所说的“让我们开始比赛和享受快乐吧”听上去十分虚伪。

我之所以谈到棒球运动中的规则,是为了让人们理解美国的政治。这些运动规则就好像是政治活动的基本规则,如《宪法》条文、成文法和公共选举活动的传统模式。政治基本规则不是政治的全部,但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比它们更能影响人们对公共生活和公民权的理解。

很明显,政治的游戏规则随着历史的推进发生了转变。18世纪,美国的政治权力由绅士掌控;19世纪,有关联的人结成党派,多数派获得统治权;20世纪,政治由所有人控制,又可以说不由任何个人控制。这个转变在政府行政中有所体现,如公务员考试、官僚体系中的审查程序和档案保存、刊登公告的要求,都显现出非人性化规则(impersonal rules)的重要性。这个转变在私公民^①的生活中有所体现,保障个人权利成为他们对

^① “Private citizen”一般指没有公职、官位,或并非公众人物的公民。本书中作者使用的这一术语,主要是指关注私人生活多于关注公共生活的公民。

政府的合法要求。

实际上,自民权运动以来,权利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为第四个公民权模式的核心要素。在投票箱跟前,“拥有权利的公民”(rights-bearing citizen)还没有取代“知情的公民”。但是,随着权利意识的增长,投票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不再是最重要的政治参与活动。政治被插上了一双叫“权利”的翅膀,飞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过去三百年的政治变化可用另一种方式概括:统治社会的权力类型(type of authority)从个人权力(绅士)转变成了人际权力(政党、联盟、多数派),然后又转换成了非人性化权力(科学、专长、法定权利和信息)。权力核心最初是共有的、常常是宗教性的社群价值。然后,权力由既定政体和选举赋予。最后,到了个人权利受到行政公平原则和法院保护的年代,要获取统治权力必须以维护个人权利为前提。政治的地理中心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又从城市迁移到了郊区。到了今天,它也许迁移到了“科技郊区”(technoburbs)、“后郊”(postsuburbs)、“边缘城”(edge cities)或随便以什么命名的新居住地。¹相应地,一个好公民应该知道的东西也改变了:在绅士统治的时代,公民很少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即便参与,他的观点也由他对社会地位的认知决定;在多数派统治的时代,公民投票是被激昂的情绪、党派的修辞和最积极的党徒带动的;在专家和官僚的时代,公民依赖于新闻媒体、利益团体、党派和其他信息源,很少通过与人的直接接触获得信息;在刚刚到来的权利时代,公民学会了细数自己可能获得的权益,学会了记录他们在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所受到的种种迫害。

我们也可以说,政治领域的“所有权”发生了转变。18世纪,政治活动由绅士发起和控制;在19世纪,政治活动由党派组织;在20世纪,民主化削弱了社会阶级的权力,改革极大地削减了党派力量。此后,各种权利主张者通过相互竞争设立政治生活的标准。不断发展的媒体,逐渐与党派分道扬镳的政治候选人,资金越来越充足、专业人员越来越多的利益团体,在很多方面都拒绝接受公开审查的政府官僚体系,通过“权利”的扩张而获得力量的公民个体,这一切都在向我们讲述什么是政治以及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体验。

不同时代的政治有不同的优点和缺点。我不会像很多人那样,因为今天没有达到明天的标准而否定今天。如果一个当今的民主党人穿越时空突然降落在殖民地时期的弗吉尼亚,他会觉得蓄奴是野蛮行为,会觉得不让女人和无产者参加选举是不能宽恕的错误。一个来自弗吉尼亚殖民地的绅士若来到我们的世界,看到候选人迅速地改变原则以安抚民意,或

看到他如何快速地抛弃公善以赢得特殊利益团体的资金支持,同样会大吃一惊。这位绅士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公民美德变成了什么东西?

这种类型的比较缺乏历史意识,也缺乏社会学意识,即对特定时间段内社会复杂性的理解。我们不一定要按照当时的标准去接纳一个社会,特别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社会,但我们必须知道当时的标准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从过去获得启发,但是我们不能重蹈历史覆辙。每一个过去的权力模式和公民权模式都有其不足,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公民权。²

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用所谓的过去的辉煌来证明当今社会的不堪,而是为了知道我们在时间线上的位置。现今广获认同的公民权理念即“知情的公民”是个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是在进步主义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才出现的,是对政党权力大肆攻击中的一颗子弹。如果让时间回到建国时期,对于制定美国宪法的那些先贤而言,这种公民权肯定是不能接受的。经过了进步主义时代的洗礼,“知情的公民”模式被确立了下来。后来,一个复杂的、全国性的工业化社会出现了。这时,原先的法定制度已经难以保障这种公民权。在最近这几十年里,出现了一个比“知情的公民”更能促进公民的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权模式——“拥有权利的公民”。有意思的是,虽然“知情的公民”模式统治公民教育和公共话语的时间已经长达一个世纪,但“有权利的公民”仍未取而代之,未获广泛认同。

当下的政治体验会是怎样的?它应该是怎样的?社会中的那些试图定义它的权力结构又是怎样的?共和主义美德、对党派的忠诚、“知情的公民”、“知晓权利的公民”,这些理念都不足以成为我们这个年代的道德标杆。尽管如此,我仍希望,通过重新构思和注入活力,能把上述的东西集合在一起,使之为我们所用。我们应该为什么样的公民权(尤其是那些可能实现的公民权)而奋斗?我们应该视何种标准(尤其是那些能与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产生共鸣的标准)为理想?这些问题我且不回答,以便引发具有批判性的、成果丰硕的讨论。

看到加州的这个车库以及全国各地类似的场景,我们很有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个因杰斐逊的启发而发生的,由麦迪逊孕育的、被华盛顿保护的,让林肯为之奋斗的,又被金^①重新注入活力的伟大的试验^②,怎么

① 当是指马丁·路德·金,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② 伟大的试验(the Grand Experiment),一般指美国或建立美国的过程。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由民众和为民众建立的国家,因而被称为“伟大的试验”。

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沃尔特·惠特曼笔下那比优胜美地、黄石和尼亚加拉瀑布更壮丽的西方世界“最壮观的景象和表演”——“选择日”^①，怎么会变成了这样一幅单调的景象？³

无论如何，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但是，这意味着什么？20世纪末的美国投票点的活动怎会如此乏味？我们是如何走到这里的？答案隐藏在表象背后，如同奔腾的尼亚加拉河水强大的力量，超越了我们的想象。

10

^① 美国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在《选举日，1884年11月》一诗中称赞了美国的选举，把选举日誉称为“选择日”和“最壮观的景象和表演”。

北美殖民地时代的政治活动:1690—1787

引子

按 18 世纪英美社会的视野即所谓经典视野来看,一个恭顺的社会通常是由精英和非精英构成的。在这个社会中,非精英并不憎恨精英,他们把精英看做在社会地位和文化上均高于自己的人,并认为精英领导政治活动是正常和自然的。¹

本杰明·哈里斯(Benjamin Harris)以前在伦敦时是一个政治上激进的出版商和书商,后来他来到波士顿,成为一家咖啡店的老板。1690 年 9 月 25 日,这个咖啡店老板出版了一份报纸——《国内外公共事件报》(*Publick Occurrences Both Foreign and Domestick*)。他的目标是每月出一期,“如果有任何重大事件发生”就出增刊。他打算记录“那些被我们知晓的重大事件”,包括“难以忘却的神的旨意”和那些能让各地的人们“了解国内外公共事件的发生环境”的东西。

哈里斯雄心勃勃,想要闯出一片天地,但他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疏忽了,没去申请政府出版许可。第一期报纸的军事新闻有对易洛魁族印第安人的批评,而易洛魁族人在威廉王之战(King William's War)中是英国人的盟友,和英国人一道与法国人作战。哈里斯把易洛魁族人称为“可怜的野蛮人”,希望不要易洛魁族人帮忙,使用全是基督徒的军队攻占法国控制的加拿大。这样,“全部的荣耀将属于上帝”²。这很有可能就是政府当局封杀这份报纸的原因,人们再也没能见到它的第二期。这就是美